

放天燈

釋自證

還記得民國87年，我上山當行者。也是中秋節吧，香光寺放天燈。我興沖沖地在天燈上寫了一堆從古師大德那裡聽來的弘大深願，什麼生生世世值遇三寶、濟度眾生……。一旁的悟師父不急不徐拿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只寫了兩個大字。

您猜，師父寫了什麼？

竟是「健康」二字。

我張著口看著悟師父，這天燈就要遠放他方，向著諸佛菩薩、無數天神、眾生，表達自己的祈願，怎麼堂堂一位方丈大師父，就寫個「健康」呢？

大概是我的嘴張得大了，師父看了我一眼說：「健康最重要，沒有健康，什麼事都不用說了。」

這情景，大略可以顯出當時的我對出家抱著相當

夢幻的想法——出家應是如此神聖、清淨、不食人間煙火，哪裡還有健康生病、吃藥打針的事呢？

後來，我就這般夢幻地出家了，「夢幻」這個詞不是很合適，或者應該說：對出家抱著神話、傳奇般的想法，我出家了。

直到民國93年，我和法師們去新竹靈隱寺支援兒童營，活動最後一晚，也有放天燈，我和幾個法師興沖沖地拉著天燈一角，只待火熱，便鬆手讓天燈遠揚。

就在「放」一聲令下，我見著天燈緩緩升起，愈飄愈高、愈飄愈遠。突然想起民國87年在香光寺放天燈，當時也是這麼仰頭望著白色的燈火，在黑黝黝的夜空裡亮閃著。

而現在，那仰著頭的佛弟子的腳，卻是踏在地上，不飄不高不遠，不夢不幻不假。這才明白到：從天燈到腳下，是悟師父那「健康」二字給我最大的啟示。

已經「到了腳下」了，要怎麼繼續呢？

唉呀！怕是有人要棒喝我一番：「都說已經到了腳下，還有這個問題嗎？」